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47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太阳花开

□南京赵培龙

不经意间,阳台的太阳花争先恐后地开了,你挤我我挤你灿烂灿烂。这些花,是三年前我从父母故居前移栽过来的。看到它们的笑脸,我便想起父母,想起可爱可亲的乡邻。

父亲曾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在我军校毕业那年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在他出生的小村庄里盖起一间小房子,试图与母亲一起享受晚年安静的乡居生活。

乡间民风淳朴,人们不忘根本,始终铭记我家祖辈对他们的好,所以对我父母格外关照。比如每年入夏,几乎每天窗台上都悄无声息地放着瓜果蔬菜,弄得二老感动不已。为了答谢乡邻,总想力所能及地做点事情,辅导孩子功课,帮助老人写信,谁家遇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撰联题款下帖落墨,只要有人家开口,父亲从不拿大,总是客气地答应,而且穿戴整齐郑重其事地过去。特别是过年前夕,小屋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四邻八居送来红纸,父亲从大年二十便开始忙碌,谁送来的纸,谁取走的联,根本记不清楚,弄得母亲时有抱怨,但父亲依然乐此不疲。父亲古稀之龄仍然有人请他撰写方志等。一年春天,相距十五里地的陈家庄来船接

他去续修家谱。父亲一待十多天,与陈姓父老共商共量完成使命。陈姓长辈盛情,赠送土特产表达谢意。父亲说,土特产就不用了,如果可以的话请将祠堂边上苗圃里嫁接的“五彩月季”送他一盆,再将天井里五颜六色的太阳花杆各掐几根相赠即可。这也太容易啦!为此,陈姓人家选送两盆上好的五彩月季,并选送大红、鹅黄、粉红、深紫、银白色的太阳花各两盆,当然还非要送点土特产。父亲喜不自胜。从此,他的小房子四周栽上了月季花,当然最多的还是太阳花。有一年春天,我回家探亲,小房子俨然成了花园,花开遍地,蜂蝶翩翩。

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离开了小房子,搬到泰东河对岸二哥哥家生活。尽管这样,父亲还是和母亲在世时一样,每年在小房子周边栽上五颜六色的花儿,定期去浇水、除草、修剪。直至九十三岁那年暮春父亲才停止了心跳和脚步。

光阴荏苒,不觉中,父亲已经去世六年。三年满孝的时候,祭奠完父母,我专程去小房子看看。满以为他们离开后小房子周边会杂草丛生,然而,走近一看,虽然房子锁在那儿,房前屋后几乎没有杂草,五颜六色的月

季花、太阳花仍然竞相开放,仿佛两位老人仍然生活在这里。后来知道,乡邻们怀念两位老人,每年春天都要除草种花,精心维护小房子周围环境。此情此景,令我动容。于是,我将门前太阳花各掐几根不同颜色的杆儿。回到南京,我将它们栽插于阳台花盆,浇浇水便全部成活,之后生长分蘖打朵,过了一些时日,同样开出五颜六色的花儿。从此,我的阳台每年都盛开着父亲曾经的最爱。

不觉又是三年过去。日前,我回老家参加亲戚寿宴,再次顺道父母住过的小房子,眼前的景象令我唏嘘,虽然已经长了许多杂草,小房子房顶开始塌陷,窗台砖头也有几块掉落,紧闭的两扇木门已经斑驳腐烂,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门前左右墙角处,几盆白瓷花盆里仍然开放着五颜六色的太阳花,那些花儿绝非自生,而是人工栽种,阳光下异常醒目,微风吹过似在点头致意。我很欣喜,没想到这些富有灵性的花儿依然年复一年地开放着,仿佛在坚守主人的家园,继续为他们点缀生活。

太阳花,平凡之花,光明之花,生命顽强,热情奔放,丹心一片尽显大爱底色,芬芳四溢醇如故乡壶觞。

## 精打细算地读

粗略算了一下,整个上半年大约读了十几本书。先生很好奇,每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

每天尽量提前半小时到校,学生没到校的间隙,读几页;中午下班,饭菜做好,孩子没回来的空档,读几页;晚上收拾妥当,衣服搓好,扔进滚筒洗衣机,等待晾晒的二十分钟左右,读几页;临睡时,半躺在床上,又闲闲翻上几页……几页、几页,又是几页。

因为热爱,我像一个善于持家的主妇一样,精打细算,充分利用每日作息时间的空档,同时还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碎片都利用上,外出时高铁上读;培训时会前读;演出时候场读……

起先不太好意思。人潮汹涌的公众场合,人们或高声谈论,或静默不语,或低头玩手机,忽然出现与这个时代似乎格格不入的画面,一位中年妇女捧着一本书,旁若无人,津津有味地阅读。这个画面在嘈杂的环境里显得很突兀、很另类、像是刻意为之的摆拍,让人感觉不真实、不自然,说不出的不协调。

陌生人向我投来的异样眼光,我还可以腆着脸置之不理,公众场合最怕遇见熟人。“朱老师,读书呀,真刻苦!”这也许只是普通再普通不过的场面寒暄语,我经常听了这样的“招呼”后,嘴很笨拙,嗫嚅半天,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有时“嘈”的一下,脸还莫名其妙地涨红起来,着实没出息。

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公众场合废寝忘食读书的应该是那些正在求学的青葱少年,而不再是一位已婚已育、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作为一名普通人,我应该和大部分人一样,捧着手机刷刷抖音、浏览浏览网上信息,这与我的年龄、与我的周遭才是和谐、统一的。

当然,我的不自然、我的不适应,我的尴尬,可能仅仅是我的臆想,谁又会在乎一个与自己不太相干人的热爱是什么?

不管那么多,我很确定,我的热爱就是读书。

我就是无趣的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差。办公室的年轻人私下爱刷抖音、看微博、发评论,淘宝购物、美团点餐、游戏pk……我对手机兴趣不大,而发现自己热爱阅读,却是偶然。

孩子慢慢大了、懂事了。当孩子玩手机、看电视,做些无聊事打发时间的,确不是个有营养的教育方式。为了给他树立个好榜样,当他面我也装模作样读起书来,谁知一发不可收拾,真正从心底爱上阅读。

那些躺在纸张上没有任何情绪的文字,有的让我哭,有的让我笑、有的让我思索……两点一线,匆忙而平淡的日子,因为有了书的扩容,有了阅读的调味,陡然迸发了多种可能。书中丰富多彩的情节、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我无限的脑空间里交织、跳跃、碰撞,又创造出许多新的剧本,把人世的喜怒哀乐重演一番,惹得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于是,不由自主地总想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我有一朋友,极其热爱跳舞。下雨、刮风、暴雪……大约世界没毁灭,她都要跳舞。每晚七点,舞蹈房灯准点亮起,她总要对着舞蹈镜子,独自跳个把小时,才尽兴回家。

一年365天,不间断。

其实,热爱阅读并不一定能成为大学问家;热爱舞蹈也并不一定能成为舞蹈家。大概率,我们还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只是在找寻自己真正热爱、坚持自己真正热爱时,我们的人生正以另一种方式悄然呈现新境界。我们的外表也许不曾改变,我们的内心却日渐丰盈。

□安徽庐江朱蕾

## 不带手机遛前门

□北京陆淮宁

早就说想体验一把不带手机去北京坊,今天终于实现了。

好像也没有哪里不同,也没有明显觉得自己学习效率变高了,但一下午我确实写完了所有作业,效率的确变高了。

但当服务员问微信还是支付宝,我却回答“现金”时,倒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想着自己肯定是一周来唯一一个用现金支付的人吧,但也许不是,服务员倒没有我想象中的惊讶,感到不好意思的反而是我。她甚至有零钱找,亏的我准备了很多一块钱和五块钱面额的钱。

我倒是久违地翻起了 Page one 书架上的书,认真读了几页,从 Mucha 到 Coco Chanel,获得了以往带着手机来绝对不会拥有的体验及知识。

后来我去了 Muji,坐在了室外的树荫下。六点的太阳越过遮阳伞的遮挡,直直照射在桌面上。低矮的树木环绕在我四周,将我与人来人往的街角与人行道隔开,于是来往的路人形形色色,却没有人发现我在观察着大家。

我静静地看着,看到穿着时尚的姑娘结伴走着。有位姐姐高高瘦瘦,

穿着棕色外套,戴着复古样式的红框眼镜,看起来好飒。还有刚才在 pageone 厕所偶遇的姐姐,穿着蓝底印有金色图案的很漂亮的连衣裙,一头帅气的卷毛。直到看到她身边的小孩,我才意识到她已经成为了母亲。卷发、长裙、吊带、粉头发、T恤……真有意思,好多元素,从服饰角度来看这里比满是校服的校园丰富多了。

尽管女孩永远是我最先注意到的,但也不光是女孩。还有戴着很有艺术气息的贝雷帽的大叔,有拉着买菜车的老奶奶以及在婴儿车里叫唤的孩子。

我认为前门最有意思的是各类人都在这里会聚。无论国外海归的学子还是小城市来北京旅游的工人农民,无不前往前门。

前门好啊,有外地人必游景点前门大街,一路的糖葫芦和老字号;也有国际化的高端消费商店,什么星巴克臻选、Page one, Muji 酒店……这些产业让不同世界的人们在这里相遇,于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会牵着他们的小外孙,紧跟导游员的步伐,无意中中和发达国家的白人企业家擦肩而过。

我就坐在那里,托着下巴看来往

的人们。真是一个隐秘的角落啊,这些被我观察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我的存在。想起来我无数次从这条街上走过,也从来没有注意过树丛后面还有桌椅。不知道在我这无数次的经过中,是否也曾被人观察过哪怕一次。

该走了,我却被来往的人吸引住而忘了回家。

想记录一下这片刻惬意,但自己没带手机,带着备用黑卡相机也很不巧地坏了(真可惜啊,我终究没能保护好它)。想着总得留下点什么记录这特殊的下午,那就画画吧。很久没画画了,更久没画景了,手是免不了的,但这放在今日却格外有意义。我回归了画画最初的目的,即记录生活。画得很拙劣,但一定能让十年后的我回忆起这充满阳光的安静的独属于我一个人的下午。

走吧,我终于骑车回家了。

我虚度了半个小时观察来往的行人,却拥有了开学以来最有意义的下午。

到家了,时隔五小时后打开手机却只有十七条无关紧要的消息。真好啊,这下可以安心地幻想把整个暑假都耗在那个街角的树丛里了。

我免了三万块的损失,少着一堆气。

说实话,我今天找您,就是专门告诉您这件事的。告诉您这件事,不是逗您一乐,也不是让您为我没破财而高兴,我是以此提醒您,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一不要与别人有经济往来,一旦有了经济上的往来就扯不清,容易产生矛盾。二是不要好面子,人情来往能减则减,能少则少。我们都得学会做减法。三不要逞能,勉强自己做能力以外的事,料理好自己才是正事。老张还加重语气对我说,总之,在诸如借钱这些事上,我们这个岁数,必须当断则断,一点也不能含糊。

我说,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无职无权,收入不高,每月月光,不会有人找我干什么。

您别这么说,您是个老好人,又架不住别人的几句好话,我是怕您上当吃亏。

老弟,感谢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茶钱我付。

也好,等我忙了夏收夏栽,请老兄咪几盅。

彼此又聊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各自回家了。

## 当断则断

□高邮姚正安

前天晚上还与妻子唠叨:老张最近忙什么,差不多有二十天没有消息了。想到曹操曹操还就到了。昨下午老张来电话了,约我到小区门口的放得下茶楼喝茶。我正欲问他最近忙什么?老张接着说,见面有话与您说。

到得茶楼,我们要了一杯扬州绿杨春茶,在窗口下的卡座边坐下。

老兄,你别说,最近还真的忙。老张是个机灵鬼,知道我想问什么,抢先开口。最近啊,一直在农场里忙小麦治虫、浸种、育秧。这几件事都是夏季农场里的大事,一点都不能大意。老张有点自豪地说着,掏出一支烟悠然地吸着,还像孩子似的吐着烟圈。

我这才想起,老张退休后,以高级农艺师的身份,被一家农场聘为技术顾问,夏收夏栽的关键当口,当然得忙。

老张话锋不转,有点神秘地问我,他几天前遇到一件奇怪的事,要不要听听。

我说,既然是奇怪的事,当然想听。

老张讲道,他三十年前在乡村工作时,结交了一位朋友,开始往来较频繁,老张还帮过他不少事,后来,朋

友做老板了,赚了不少钱,渐渐的往来就少了。近七八年,音信全无。老张也没当回事,以为对方生意做大了,头绪多,顾不到那么多。可是,几天前,那位朋友突然联系他,开口说,生意上缺点钱,向老张借三万块钱,而且,强调一星期就还。

前面的话,我听听而已,朋友间断断续续,太正常不过了,维持十年的朋友能有几个呢。一提到钱,我坐直了身子,问,你借了吗?

您说呢?老张反问我。我粗声粗气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张说,我当时想呀,一个老板会差三万块钱吗?多少年没有电话不通信息,怎么借钱想到了我,这不合常理啊。老张停了停,又说,电话在手上,我没有多想,很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个退休的,孩子买房,还有一屁股债,哪有借钱您呢?对方听我这么一说,电话挂了。

你真的没借?

老张肯定地说,真的没借。

告诉你呀,老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一打听,那个人,哎——,不说了,您想吧。总之,